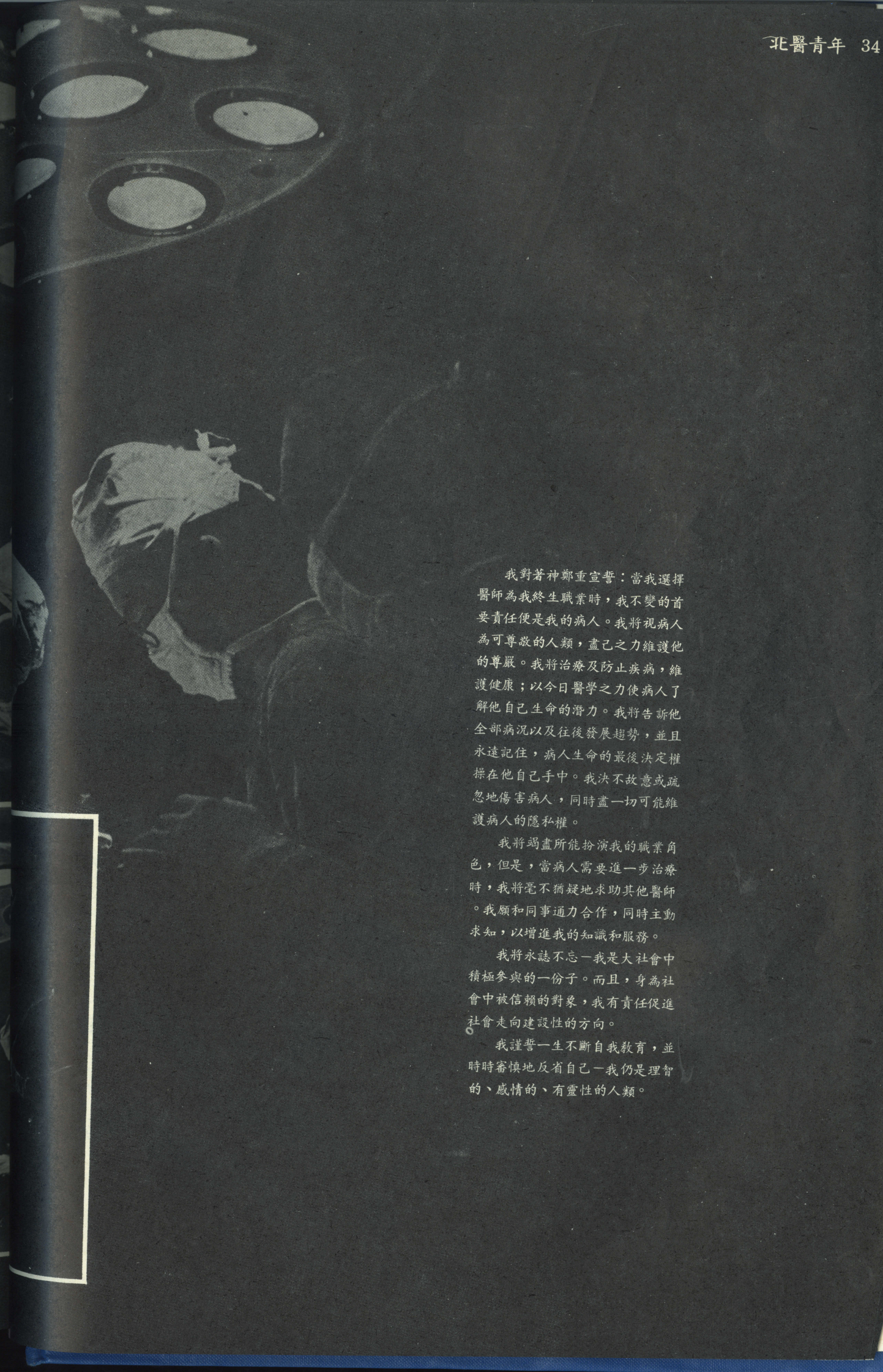




我對著神鄭重宣誓：當我選擇醫師為我終生職業時，我不變的首要責任便是我的病人。我將視病人為可尊敬的人類，盡己之力維護他的尊嚴。我將治療及防止疾病，維護健康；以今日醫學之力使病人了解他自己生命的潛力。我將告訴他全部病況以及往後發展趨勢，並且永遠記住，病人生命的最後決定權操在他自己手中。我決不故意或疏忽地傷害病人，同時盡一切可能維護病人的隱私權。

我將竭盡所能扮演我的職業角色，但是，當病人需要進一步治療時，我將毫不猶疑地求助其他醫師。我願和同事通力合作，同時主動求知，以增進我的知識和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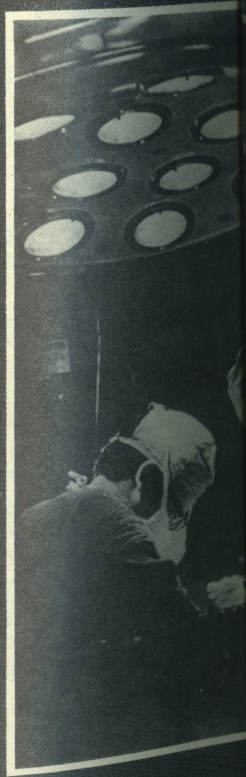
我將永誌不忘——我是大社會中積極參與的一份子。而且，身為社會中被信賴的對象，我有責任促進社會走向建設性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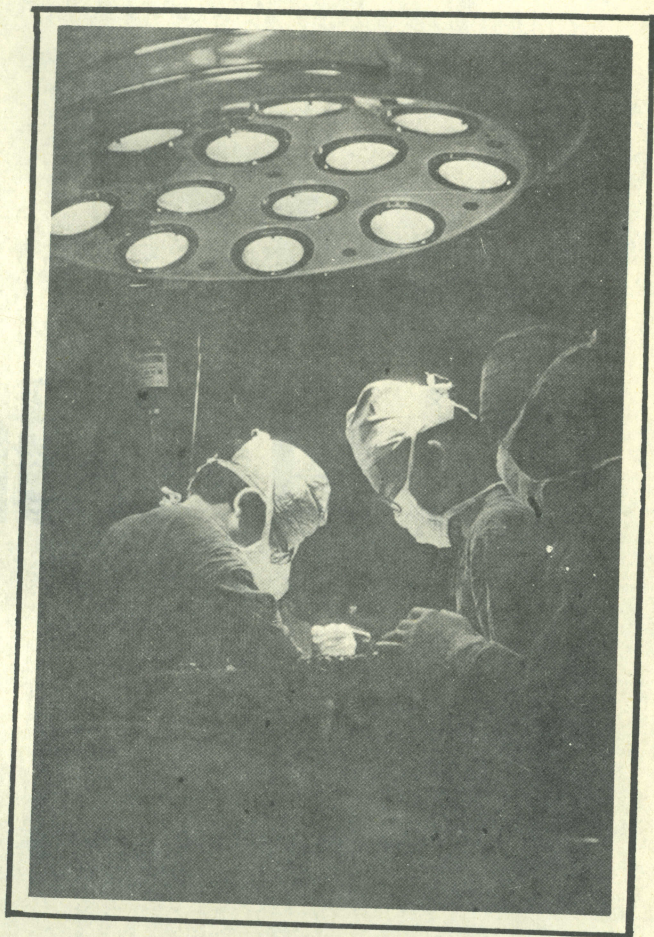
我謹誓一生不斷自我教育，並時時審慎地反省自己——我仍是理智的、感情的、有靈性的人類。

何妨捫心自問

執行：定戈
策劃：北青社

隨著科技文明的進步，醫療儀器的頻繁使用，「醫乃仁術」的價值觀已經逐漸被「醫乃商業」的想法所取代。五年、十年以後，醫學界的行為標準，也許會成為：如何與病人做好交易行為？如何做好會計帳簿以應付查對？如何繳納營業所得稅？而不再是：如何撫慰病人的傷痛？如何關懷人類的心靈？如何拯救生老病死的沈淪？時代如果這樣發展下去，一個最富於人性的職員，將在物質主義的衝擊之下潰散，這是全人類的不幸，對具有悠久歷史文化的中華民族而言，更是一個嚴重傷害的轉變。在這個巨變的社會結構之中，醫學生是否能夠堅守那顆清純的心靈與對醫學崇高的理念，將會是人類文化轉型時期的決定因素，我們不得不：捫心自問？！





一、醫學生與人類

在赫里遜內科學的開宗明義篇裏，這樣記載著：「天底下再也沒有任何一種行業，像身為醫師那樣具有那麼大的機會，那麼大的責任，和那麼大的義務，在治療病人的時候，他需要嫺巧的技術、科學的技術和對人類充分的了解。一個醫師若能以勇氣、人性和智慧去執行他的專長，那麼，他不但能對他的同胞提供無比的服務，同時也能在他的內心，建立一幢不朽的精神華廈。」我們是不是能夠保有同樣的心情來關懷醫學、關懷人類呢？

在學醫的過程之中，我們是不是能夠突破自我意識的限制，以更寬廣的心來關懷這個屬於人類的生命世界？如何維持這顆關懷人類苦難的心？我們是否仔細想過？

在人類的歷史之中，生老病死的輪迴遞換，不止不休

，主宰了人類從生活到生命之間的一切變動；醫生的職務，即在以最超然的身份，來面對這一切大自然加給人類的考驗，來承擔一切發生於人類的憂患，來撫慰一切曾經創傷過的生命。所以，一個醫學生，在求學的階段，應該有決心向人類的生命負責，勇敢的面對一切挑戰，拓展自己的眼光，提昇自己的感情，以一顆完整的心與健全的人格來學習醫術，並關懷全人類的苦痛。這種以「人類」而不是以「自己」為出發點的人格修養，絕對不是一種遙不可及的口號而已。在這個功利主義的社會裏，關心別人而不關心自己，極可能被視為一種傻人行徑，可是，在醫學的領域裏，這正是我們醫學界如何向人類歷史文化負責的基本要求。只有超脫一切才能關懷一切，這是我們必須深切體認的事實。

要獲得那顆寬廣的心來關心全人類，首先必須消滅自己那些私、狡、貪、癡的束縛，把人類高貴的情操發揮出來。

不論古今中外的歷史，人性的高貴與尊嚴，常常在世俗的短視之下隱而不彰，可是，一旦加上時間的印證，那顆尊重人類生命，以愛心面對一切折難的高貴情節，往往愈能顯現其價值，而人性也就因為這點光芒的連綿不斷，得以有意義的延續下去。「愛」是人類最高貴的感情，史懷哲所以能夠久居非洲，在黑暗大陸中奮鬥，其所堅持的，不外乎對人類生命無所計較的愛心。在學醫的過程裏頭，沒有人教我們如何去肯定愛的價值，更沒有人指引我們如何去踐行愛的生活；在偏限的生活空間裏頭，我們同時也讓「愛」這個高貴的情操，限制在一個狹小的意義裏頭，我們不會用心去體驗，更不會嘗試把愛心化為醫者生活之中理所當然的一部份。如何使自己擁有一顆以愛全人類為出發點的心，是對我們醫學生一個嚴重的考驗，更是我們在漫長的行醫路途之中，支持我們走完全程的砥柱，也是學醫的人向人性負責的根本要求。

在這種以超脫一切人種、時間、區域、宗教的高貴情操爲基礎的情況之下，醫生才能一邊掌握生死之間的密碼，一邊爲人類解決疾病所帶來的痛苦折磨。如何使醫學知識的運用超出一切限制，對人類做最大的貢獻，是我們醫學生必需沉思的問題。

在醫生誓詞裏頭，這樣記載著：「准許我進入醫業時，我鄭重的保證自己要奉獻一切爲人類服務。……我將不容許有任何宗教、國籍、種族、政治或地位的考慮介入我的職責和病人之間。……」醫術的訓練與獲得，可以在有計劃的指導之下完成，而這種對於自我行爲的約束與對醫者良心的實踐，卻是因人而異而不易闡明。只有靠個人在醫學生時代，仔細地在社團活動與課外時間中用心地去體驗。人類存在著有無窮的私見、名利之爭、權位之鬥，以及種種蒙蔽明珠的魔障；醫學生有機會從人體結構的奧秘以及種種病理變化上來推敲這一切人性的原委，我們更得珍惜這一個人類歷史交付給我們的神聖任務。如何戰勝自己對一切小我的考慮，使自己超脫於一切之外來面對人類無始無終的生命，是我們醫學生必須努力的課題。

對以上所述一些大原則、大方針的思維，引導了我們走入一個共同的精神領域——哲學。如何從醫學生活之中開拓自己的哲學思想，我們醫學生是否努力去作過？

哲學思想可以決定一個人的行爲模式，表現出他對「人」的看法，也是塑造一個完整的「自我」不可或缺的元素。在醫學的領域裏，我們面對了一切對人性的考慮，如果沒有正確不移的人生哲學，如何演好這個人、神之間的角色呢？叔本華利用東方哲學的心靈感受，體驗了「萬物一體」的理念；在內心上，希望別人好，祝福別人，同時在行爲上幫助別人，終於能夠使自己超脫自私與孤獨的感受。盧梭反對傳統上過於人文化的知識領域，強調人生之中「自然」的重要性，而提出「回歸自然」的生活方式。其他許許多多的思想家，都提出了他們對這個生命世界的

看法，以及他們所執著的理念。醫學生在學校裏，應該不規避這種精神層面的探討，才能使醫學更爲高貴，更爲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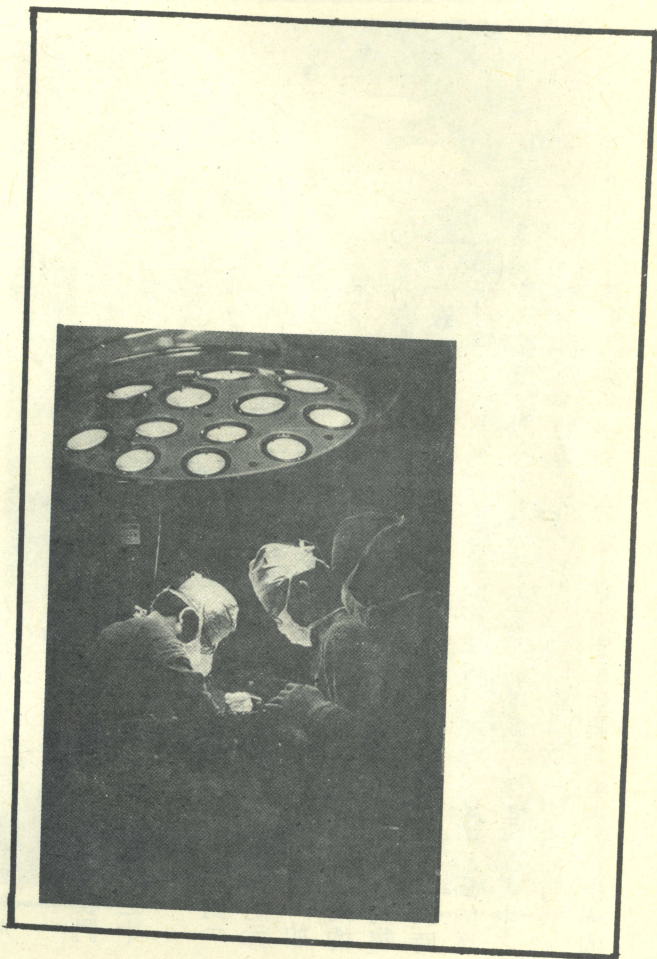
醫學是超然於一切的仁術，除了要求我們醫學生自己，應該以全人類的眼光爲出發點來固守自己的職守之外，對於中華民族，我們也肩負著不小的使命。如何體驗這種民族文化的使命感？正是我們第二個必須捫心自問的課題。

二、醫學生與民族

中華民族於五千年古老的生命背後，隱藏著無窮無盡的神秘與智慧，同時也不可避免的存在著難以割捨的傳統與固執。如何使這一個歷盡了一切苦難的長者，持續地維持一片泱泱的雍容大度，也是我們醫學生除了學醫之外，必須努力思考而鞭策自己的方向。以一個學醫者的修養與認識，如何爲這個古老的文化古國增強活力呢？

在人生的看法與人性的剖析方面，中華民族的智慧有其不可否認的優越；也因為對人性的過份強調，使我們的文化裏頭，科技的發展一直無法突飛。如何使醫學的新知與廣博的民族文化融合？是對我們醫學生的另一個考驗。

生活在中國，肩上一壓著一個古老的包袱，也只有生在中國，有幸來承擔這一個重任。中國的醫學是順著文化的發展而產生的，對一個中國的醫生而言，瞭解其背景文化，也許要比學習醫術本身來得更費精神，更難以通解；也就因爲這個特點，使得中國的醫術更具有人性光輝的一面，而不只是代表著器械文明的進展而已。近代的中國，在西方科技不斷湧入的當口，連帶使得本來應該最具有人性的行業——醫生，逐漸被物質文化所取代。日新月異的檢查儀器與不斷改良的檢驗方法加上昂貴的診斷步驟，使得醫生與病人之間的關係不斷地變質，人性的成份不斷的



減弱，金錢的交易取代了靈魂的慰藉，中國的文化也在這轉變之間嚴重地受損。我們醫學生所學習的，雖然是一種以科學知識為背景的經世之學，可是，身為一個中國人，我們更不可遺忘了如何秉承一個中國人所應該具有的特質。如何在醫學的科學精神裏頭加入中國人對生命與生活的特有認識，使未來醫學的發展方向導向更具人性的一面，是我們醫學生所必須努力以赴的目標；也唯有如此，「醫乃仁術」的精神才不致於被「醫乃商業」的想法所取代。我們從許多中國的古書記載之中，可以發覺，醫學的背後，即是龐大精深的文化內涵，我們如何使這一個主導中國醫學的力量更為精緻、更為健全呢？

近幾十年以來，中國的學生所思、所想、所學的東西，都逐漸與「中國」疏遠了，到底是什麼東西支持了這個文化古國生存了幾千年呢？是強大的武力嗎？或是衆多的人口？還是豐盛的物力？都不是，是我們對人的了解以及

對人性價值的肯定，而這些，都逐漸被我們忽略了。任何一處窮鄉僻壤，都有仁道與義理的存在，這也正是中國所以成其為中國的主因，而我們這一代的中國人——尤其是功課繁重的醫學生——已經逐漸不能了解自己如何身為一個中國人的驕傲了！這是我們醫學院裏頭所必需首先響起的警鐘，也是我們醫學生所必須深切反省的地方。島國的人民，思想上先天即有狹窄的缺陷存在，如果再與自己的文化脫離，如何可以使自己無所愧疚地面對中國呢？醫學生對「人」的深入接觸，使我們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機會來思考「人」的問題，相對的，如何使中國的人文更為精緻，我們也負有更多的使命。在這個功利主義橫流的時代，醫者的心，也許是救亡圖存不可或缺的力量。

正因為中國文化有其成為一個醫者所不可或缺的道德因素，我們有著許多人來強調中醫的不可廢棄，以及如何發揚中醫學的種種辦法。可是，我們為什麼不換個方向來努力，想辦法使西醫學中國化呢？

由於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越來越少的中國學生可以有能力一窺其堂奧，反之，卻有越來越多的醫學生在正規的訓練之下，深入地了解了西醫學的方法與精神。當我們不斷地抨擊中醫系如何地不當，中醫學應如何改革之時，我們是否也曾靜下來想過：如何以學西醫的身份，讓醫學中國化？這難道不也是解決我們這個醫學文化爭戰的絕好方向嗎？為什麼要把改革的重責加給較為欠缺科學精神的中醫師，而不由我們醫學生自己來做起呢？這不是我們做不到，而是我們不曾有過這種認識與決心，更不會以「中國的醫學生」為身份，來思考這個問題。我們應該有：讓中國醫學的生命在我們手中茁壯的勇氣與抱負，也唯有如此，才能為中國的文化注入另一股新的活力。

要使西醫與中國文化打成一片，首先必須對自己的民族精神深入的剖析，而這種對中國的感情，在我們醫學生的生活空間裏頭，已經隨著原文書的不斷增多，把方塊文

字裏頭的寶藏擠到了最多灰塵的角落；不斷的忽略，使文化的精神不斷地喪失，我們是否曾經痛心地去想過？

我們中國人是比較內向，比較保守，也比較沉默的民族，在這種「樂天安命」的哲理之下，使整個民族欠缺了樂觀進取、突破現狀的勇氣與能力；如何使我們醫學裏頭快速、正確與自由思考的精神帶入中國，是我們醫學生在保護中華民族的健康之外的另一個責任。使我們醫學生關懷「個人生命」的態度，提升到關懷「民族生命」的層面，不但對我們自己本身是一種突破，對於我們民族精神的健全發展，更是一個無比的福祉。

沉默的中國以其睿深的智慧在觀察我們這一代的所做所為，在歷史的軌跡之中，看我們如何接棒？如何交棒？醫學生雖然有繁忙的功課，對於自己的方向卻是不可不加以深入思量。我們是要在疾病之間打滾一生呢？或是應該對這個生長的地方有所交代？我們應該捫心自問！

三、醫學生與社會

史懷哲曾經說過一句名言：「世界上沒有一件真正有價值的事件無需熱情和自我犧牲可以完成。」除了對於整個人類，對整個民族，我們醫學生必須付出關心之外，對於這個熙來攘往的社會，更是我們必須直接接觸，直接愛護的焦點。雖然社會對我們醫學生有許多主觀的成見與批評，可是，我們無須氣憤更不必志餒，我們要以行動來向社會表明我們的立場，更要以前無窮的忍耐與愛心來面對一切的無知。「自我犧牲」是不可避免的醫者生涯，而其價值，只有經過時間的錘鍊加上自我的體驗，才能真正顯現出其不滅的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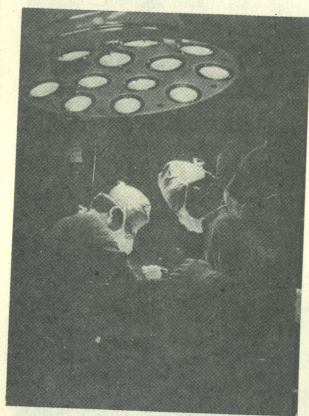
「勢利紛華，不近者為潔，近之而不染者為尤潔；智械機巧，不知者為高，知之而不用者為尤高。」權利名利，富貴榮華，是極容易使人想要獲取的東西，在我們的社

會裏頭，醫生跟這些東西尤其容易接近。我們醫學生，如何在求學階段能夠堅定住自己的思想原則？如何在物質享受的誘惑之下堅守不為世移的社會良心？是在課業之外的一个大課題。

當然，社會進展到某一個程度，我們再也不能要求醫生一文不取地為病人解除痛苦，也不可能要求病人對醫生源自於內心的感激與尊重，這種關係，只有在某些情況之下經由病人與醫師雙方面的努力而達成。在目前的情況之下，我們寧可做另一方面的努力：我們醫學生應該自己看透金錢的價值，有意義的運用自己的財富。對於如何處理自己的財富？許許多多已經踏入社會的醫生都不會用心去想過，我們醫學生有更純潔與更多的時間來思考這個問題，為什麼不用心思去思考？我們是要使財富堆砌在自己的身旁而享用不盡呢？或者應該使這些來自社會的物力以更有意義的方式流回社會呢？這個對金錢的價值觀念，我們不必自鳴清高避而不談，而應該以更積極的態度來建立自己對金錢正確的想法。也唯有在學生時代以正確的討論建立起自己對金錢的看法，才能使自己在踏入社會以後，不至於被金錢所奴役，而能夠以正直的、仁慈的醫者良心來處理這一個最可能敗壞醫德而為人所垢病的問題。

隨著社會的進步，各行各業的分工也愈來愈細，更由於醫學知識的浩瀚艱深，使民衆因為對醫學的不了解而導致了對醫生的不信任。我們醫學生是否應該正視這個問題呢？

在進步的國家裏頭，醫學不只是「診療」這一個步驟而已，而是包含了「診療」、「行政」與「教育」三大部門。我們的醫學教育除了在診療方面較有可觀之外，一個醫學生長大的結果，似乎連帶地也喪失了不少其他方面的能力；這種缺失，只有透過我們醫學生自己的自覺自知才能夠加以挽救。美國霍浦金醫學院有一位院長曾經說過：「醫學生的責任不止在獲得學問，更在傳播知識。」如何



提高全民的醫學知識水準，使社會大眾對醫學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也是我們責無旁貸的工作。所以，我們在求學時代，應該使自己具有相當程度的表達能力與相當程度的忍耐工夫，使自己能夠有能力不斷地重複散播醫學知識的工作。更積極一些的態度，也許我們可以想辦法使自己具有「醫藥記者」的能力，促使傳播界因為我們某些人的投入，而更具有專業精神，不致於以不正常的批評態度破壞了正常的醫療關係。以正確的態度來推動醫學的社會化，再也沒有人比我們醫學生更適合於扮演這個角色，我們不是應該自問：我是不是有這個能力？

有許多疾病的治療費用，往往不是一個人或一個家庭的能力所可以負擔，如何以我們醫生的社會地位，促成某些社會福利政策，以避免因為個人的疾病問題而造成家庭的劇烈變動，是我們醫學生在求學時代即必須評估其價值的一項工作。

有許多的疾病，不只是診療方面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如何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之內，結合社會上所有慈善基金的力量，在全民保險尚未實施之前，對急需救助的病患，給予物質上的支持，是我們濟世活人的另一途徑。我們常常可以發現一個事實：許多有心人願以他的財富資助他人，有些人則急待扶持，而這兩者之間，往往都是搭不上線；我們醫學生在學校時，是不是應該對一些社會上已經存在的福利機構有一個整體概括性的認識，當病人需要而我們又無能為力的時候，可以多出一線的希望。「醫學是一個社會學」也許不是一個容易被他人接受的想法，可是，唯有在這種認識之下，醫學生才能透過一顆更廣博的心來完成學醫的歷程；也唯有在這種觀念之下，醫學可以成爲一個真正經世致用的科學。

由於複雜的社會背景與文化因素，導致了我們社會之中不正確的就醫方式，連帶也產生了許多奇奇怪怪的醫療行為，我們醫學生對這些問題，是不是該有一些正確的認識呢？

我們的特殊文化背景，使社會上的醫療行為由巫師、乩童、密醫、藥師、中醫師、醫師等多種人共同來負責，整個醫療結構顯得錯綜複雜，難以理解。這種情況，導致了正規醫學院畢業的學生不肯下鄉服務，政府爲了應付病人的需要，不斷地增蓋大醫院，甚至有人想以「四年制醫科」來解決鄉下醫療人員不足的窘態。這一切努力，我們都肯定其價值，並樂觀其成；不過，我們除了在這種直接的因素上下手解決之外，更應該把許多醫療團隊的成員予以正名，使大家各盡其能，各司其職，這些，才是釜底抽薪之計。我們醫學生也許沒有能力來解決這些問題，不過，對這些問題的存在，我們多多少少應該有一些概略的認識，誰也不曉得解決這些問題以促成健全醫療結構的重任，是要落在誰的肩上，不是嗎？

「公害醫學」隨著工業的不斷進步，逐漸地別樹一幟